



雾中的
王国

三星堆文化杂谈

刘少匆 著

三星堆博物馆

雾中的王国

——三星堆文化杂谈

刘少匆 著

三星堆博物馆

出版策划：肖先进 刘家胜

责任编辑：刘雨涛

封面、彩页设计：邓懿梅

电脑制作：曾繁柱

雾中的王国

——三星堆文化杂谈

刘少匆 著

编印单位 三星堆博物馆

主管单位 广汉市文体委

印刷单位 广汉 280 研究所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3 插页 6 字数 77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一版 199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准印证号 德阳 (98) 字第 203 号

工本费：10.90 元







三星堆遗址



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在三星堆燕家院子进行首次发掘



青铜面具



青铜鸟形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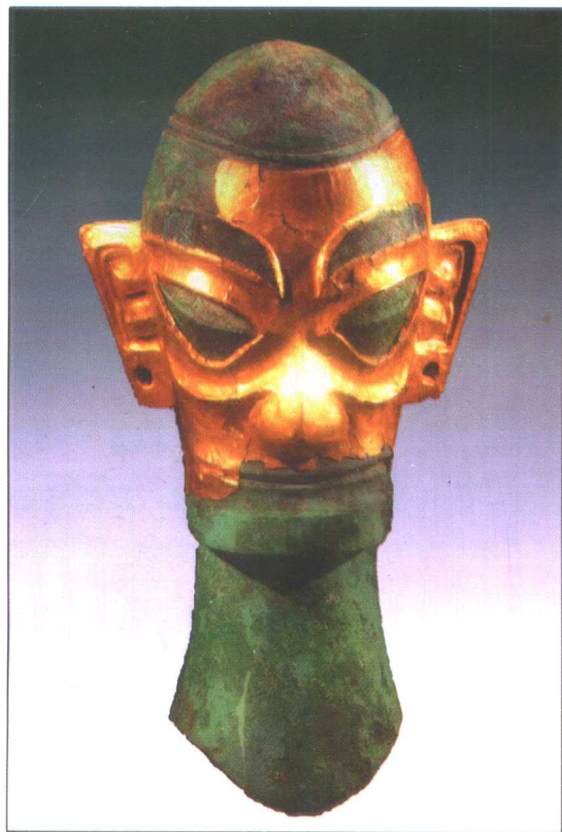


青铜人首鸟身像



青铜罍

金面青铜人头像



金杖(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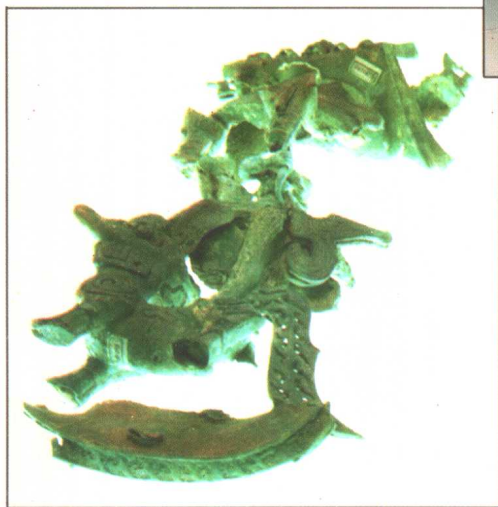
石璧系列組合



銅貝



玉璜系列組合



“神坛”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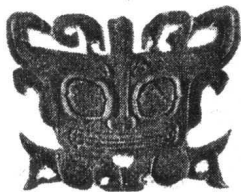


陶鸟头勺把

目录

1

前言	1
三星堆文化的确认，来之不易	3
文化、文明与古蜀史	5
三星堆文化的分期与断代	7
蜀人的由来	9
杜宇的族属	12
古蜀的都邑	16
三星堆的“堆”	20
“都城”三星堆	23
金杖与雕象之谜	26
雕象与神树的由来	29
古蜀社会的探讨	36
“轮形器”到底是什么？	38
古蜀人的“竹崇拜”	40
关于“祭祀坑”	42
三星堆墓葬说明什么？	44
食盐和大象	46
杜宇的疆域及其他	50
玉垒山与金堂峡	53



再说青铜树	56
鱼鳧国破说	61
隔行说玉	64
说制陶	67
海贝的由来	69
刻画符号与古蜀文字	71
第“三条路线”	75
妄说“神坛”	83
附录：三星堆文化四说	89





前 言

也许是浓烈的乡情，使我对三星堆文化特别有兴趣。虽囊中羞涩，也尽力花钱买些如《三星堆文化》等出版物拜读。一方面，我对老一辈史学家如蒙文通、徐中舒、任乃强等先生治学的严谨精神深为敬仰。同时，也对当代研究巴蜀史的中青年学者们的博学敏思十分钦佩。特别对我这样虽也从文字中讨生活，却没有史学专业知识的人来说，更是受益匪浅。

我到三星堆遗址参观访问不下二十次（多数是陪文艺界的朋友们），也曾下到第二号“祭祀坑”里，与工作人员一起，发掘过一只鱼形金箔。无论在现场或在别的场合，朋友们谈起三星堆时，总会向我这个广汉人“讨教”，希望我能如数家珍似地说个明白。但我却又常常言不及义，含混其词。在这种抱愧情绪的支配下，我决定向专家们的著作中讨点谈资。读了几本书，我不禁大为惊讶：三星堆文化中，竟包含着如此多的奥秘！

退休在家，心无杂念，常常读书自乐。在这种平静的心态下，反倒会想些问题。我甚至产生理查德·利基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的那种感觉：“我们今天拥有的古代图象，是一个古代故事的片断。虽然我们迫切想了解它们的含义是强烈的，但明智的做法是承认我们理解力可能会有所限制。”同时，也真切地感到学者不仅被理智，同样也被感情所引导。三星堆文化的确认，使古蜀王国从神话中走出。可一旦变成可信的古史，问题就变得更加多起来。新的发现，让我们解出一个谜底。可这新的谜底，又给我们带出更多的谜语。正是这种不断地解谜，我们才能一步步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三星堆文化》这本专著，应该说，就是把它纳入历史科学的框架内，来解答三星堆文化的问题的。其中不少真知灼见，振聋发聩。而很多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更使人拍案叫绝。可以说，这部著作，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功不可没。按照这个框架来深入地探讨三星堆文化，定会有更大的收获。但由于学识和精力的限制，我把自己的学习范围，规定以“三星堆”为限。只想来龙，不探去脉。学习中，不免产生新的疑惑和想法。要解除自己的困

惑或证实自己的想法，家藏的几本残书和贫乏的史学知识，都使我感到为难。只有写出来，就教于众方家。也许，我的许多看法，都是些贻笑大方的“低级错误”，但我想为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尽点微薄之力而不怕耻笑的精神，大约会得到乡贤和专家们的赞同和理解的。

三星堆文化的确认 来之不易

六十八年前的春天，在今三星堆博物馆不远的燕家院子，农民燕道诚父子在自己的住宅旁淘车水的“龙窝”时，偶然挖出了玉石器。他们赶快掩埋，等到天黑人静，才全家动员，将这三、四百件玉石器挖掘和隐藏起来。至今人们议论特多的那大小不同的石璧，就是这个坑中的宝物。当他们沉浸在福从天降的欢乐中时，万万没有料到，那把平常的锄头，无意中挖撞的，竟是消失了几千年的古蜀王国的门庭！后来，这些玉石器经燕家悄悄出售和古董商转卖，引起了军阀、政府和学术界的注意。五年以后，华大博物馆与县政府协商，开始了第一次正式发掘。从此，偶然变成了有目的的寻觅。自那以后的六十年中，学者、考古工作者，甚至一些古董商和盗宝贼，都在这里留下足迹。然而，五〇年以前，虽有郭沫若先生在远洋彼岸的赞叹，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郑德坤把这里的出土文物命名为“广汉文化”，但它到底是中原古文化的支系，还是独立的古蜀文明的显现，仍是一片模糊。建国以后，又有许多著名学者在这里考察，考古工作者也不断有新的发现。但是，直到一九六四年，冯汉骥教授才做出“这一

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的论断。此后，农民们也在掏粪坑，挖自留地，甚至拾柴摘菜时发现玉凿、古陶、铜虎等物。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古蜀王国的面貌变得更加清晰。一九八〇年五月，省、县联合在三星堆正式试掘。经过一年，大有收获。发现了房址遗迹及大量石器、陶器。

八六年春，更大规模的发掘，在几个发掘区内，又一次动工。百余人参加的考古队伍，在三个多月内，发掘了



图1 “祭祀坑”发掘现场

5×5的探方53个，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出土的各种器物十分丰富。直到七、八两月，两个大的“祭祀坑”被发现（图1），古蜀王国才第一次从神话中走了出来，惊动了中国和世界的学术界。从此，“三星堆文化”正式出现在各种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著作中。

然而，回想这六十多年的历史，再看看博物馆中所陈列的那些在这块土地上因考古而用过的各种古老的、现代的发掘工具，完全可以想象得出现场工作的人们辛勤劳作的情景。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祭祀坑”发掘现场，考古队的朋友们餐风宿露时，那一对对疲惫而兴奋的眼神。“三星堆文

化”是学者和考古工作者，以及参加这项工作所有的人，用双手刨出来的，用汗水浇出来的，用智慧认出来的。每当我在这些光辉夺目的展品前流连时，我就会为“三星堆文化”而劳作过的专家、学者、学生、官员及农民肃然起敬。一两件古董，只能引起古董商和收藏家的兴趣，不能成为考古学的科学资料。“考古学要研究的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统”（《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2页）。“三星堆文化”的确认，是六十多年来，众多学者、专家和参与此项工作的所有人们用才智和心血取得的。它给人们展示的是古蜀王国的社会风貌。而任何偶然发现，不经千百倍的努力，无法达到这个目标。时光，让许多历史埋在地下，沉在水中。我们若想再看见它们，只有依靠勤劳，依靠科学！

文化、文明与古蜀史

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美国人菲利普·巴格比有一本广博而浅显的书，名曰《文化：历史的投影》，对“文化”作了比之《辞源》更为广泛的解释。近年来，“文化”一词，十分随意，有如一件可以在任何季节都能穿在任何人身上的时装。谈吃，有饮食文化（细分还有茶文化、酒文化、烟文化、食文化……）。谈穿，文化更深。名模、时装设计师，让人仰慕不已。谈住，各类建筑，当然是文化。谈行，高档汽车、万吨巨轮，航天飞机，更是当代文化的高峰。有朋友戏言，如今文化一词，有些象妓女，只要有钱，谁都可以陪伴。周

洪先生在《南方周末》著文说：“有了吃文化，文化就被吃掉了。有了赌文化，文化就被赌掉了。所以真正的文化就所剩无几了。”

幸亏，“三星堆文化”是一个属于考古学方面的概念，有比较固定的内容。“还有一种对象物，学者们时常称其为‘文化’……，有一些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物品，如工具、武器、罐子、建筑、工艺作品等等。”（《文化：历史的投影》）。我们平常所说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当属此意。与之相同，“三星堆文化”也应作如是观。

按照这个定义，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对象，应该主要是对三星堆出土的器物的研究。通过研究而引申出对当时当地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确认、判断和推测。而《三星堆文化》这部专著，却是“从考古学的三星堆文化开始发覆，遍及三星堆文明或古蜀文明的各个方面。”（原书《绪论》）这种写法，值得商榷。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但这里的词义则是英文 civilization，指的是社会进步的状态。它与“野蛮”相对而言，并且是以摩尔根和恩格斯的三个划分期来规定其含义的。这个“文明”，一般是指城市的建立，文字的发展和使用，有冶炼金属的技术等等。以此观察，“文化”是对器物的研究，“文明”是对社会的研究。而这种社会必须达到上述标准，才能叫“文明”。

三星堆遗址，真正“达标”了吗？就目前所公布的材料看，下结论还为时过早。首先，城和城市应该是有区别的。据报载，近期，成都平原陆续在新津、郫县、都江堰、温江、崇州发现五座古城，而出土的文物，都与三星堆第一期文化